

傾城太子妃

【长篇小说】

五国邻立，商朝独大。大商太子未立，
傾城太子妃却誉满天下。

冷漠寡言的大皇子，温文尔雅的三皇子，霸道嚣张的二皇子……

宫闱暗涌，修罗战场，血色戎马……
纷争背后，是怎样不为人知的真相？

林洁冰◎著

sina 新浪读书
book.sina.com.cn



腾讯读书
BOOK.QQ.COM

天涯文学
ebook.tianya.cn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【长篇小说】

倾城太子妃

林洁冰◎著

sina 新浪读书
book.sina.com.cn



腾讯读书
BOOK.QQ.COM

天涯文学
ebook.tianya.cn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倾城太子妃/林洁冰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
2011.9

ISBN 978-7-5113-1677-6

I. ①倾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69347 号

●倾城太子妃

著 者/林洁冰

策 划/刘凤珍

责任编辑/文 箏

责任校对/李向荣

装帧设计/周吾设计

经 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/710×1000 毫米 1/16 开 印张 16 字数 230 千字

印 刷/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/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113-1677-6

定 价/28.8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100028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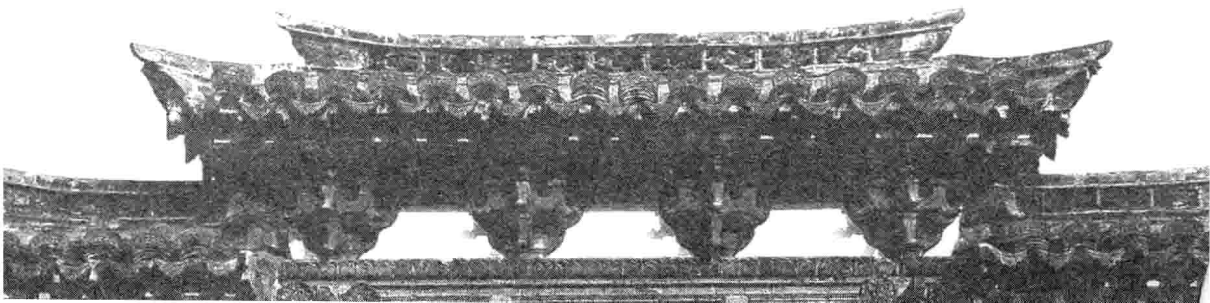
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(010)64443051 传真:(010)6443970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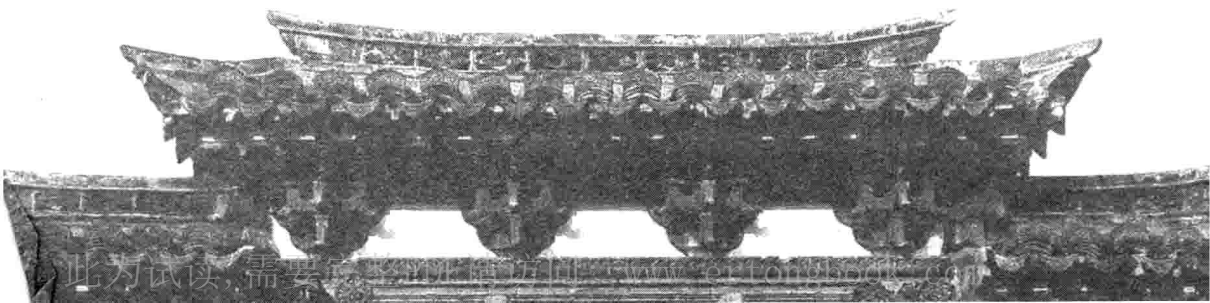
网 址: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- 第一章 寒雪夜 / 001
- 第二章 逃亡 / 009
- 第三章 借宿 / 015
- 第四章 追兵 / 023
- 第五章 九年 / 031
- 第六章 节外生枝 / 037
- 第七章 初见 / 045
- 第八章 风波 / 054
- 第九章 风不止 / 065
- 第十章 盛宴前 / 075
- 第十一章 百花盛宴 / 089
- 第十二章 请降花倾城 / 096
- 第十三章 相爱必先相知 / 104
- 第十四章 出发 / 112
- 第十五章 意外 / 120
- 第十六章 中毒？巫蛊？ / 127



- 第十七章 南诏密蛊 / 135
- 第十八章 前往南诏 / 143
- 第十九章 途中 / 150
- 第二十章 太子妃落水 / 158
- 第二十一章 你跑？我便要追 / 166
- 第二十二章 误入北燕 / 173
- 第二十三章 太子大婚 / 180
- 第二十四章 新婚 / 187
- 第二十五章 噩耗 / 194
- 第二十六章 公子无双，无双公子 / 202
- 第二十七章 真相 / 209
- 第二十八章 无双的执念 / 215
- 第二十九章 屏南花府 / 224
- 第三十章 尾声 / 232
- 第三十一章 大结局 / 240



第一章 寒雪夜

大雪，纷纷扬扬而下，雪花，在半空中或低旋，或飞扬，天地间一片银装素裹。入冬以来，连日的大雪将整个世界淹没在一片苍茫的白色中。这是大商建国百年来第一场灾难性的暴雪，严寒、疾病、饥饿……席卷了整个王朝。街道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，店铺大多关门歇业，偶尔往来的个别行人也是行色匆匆，压低了脑袋在风雪里疾行。北风像刀子似的刮过行人的脸庞，甚至肆虐地掀翻了几处瓦房。本就破败不堪的屋顶，露出里面瑟瑟发抖、灰暗色的人影。

“天道不公，司空成空……”

数月来，被各色天灾、各种人祸折磨的体无完肤的大商王朝四处流传着这样的传言。

“少将军，坚持住！坚持住，很快到太子府了……”一辆飞奔的马车出现在寂静的大街上，打破了锦陵连日来的死寂。赶车的是个年轻的士兵，如鹰般锐利的眼神在斗笠下若隐若现，胡子拉碴的下巴被烈风划开了许多细细密密的口子，一身盔甲隐在蓑衣之后，只留下胸前半片粼粼银光，似乎是蓑衣被寒风割开了一道口子，这才露出里面的盔甲。那张稚气未脱的脸上已经冻得发紫，赶车的双手十指崩裂开一道道口子。鲜血染红了缰绳，他却浑然不觉，心思全在马车内的人身上。只见他不时地回头对着马车内的人说道：“坚持住啊！您一定要坚持住，小姐还在太子府等着您呢！您不能有事啊！少将军……”七尺男儿此时已是泪流满面，拼了命地抽打马匹，马儿吃痛，发疯似地奔跑。一阵风掠过，街道上一个人影都没有，只留下一声似有若无的低唤，夹杂在寒风中，经久不散，似乎是在呼唤着一个人的名字，却又让人听不真切。

“小姐，小姐……”刚看到“太子府”二字的牌匾，花肃就迫不及待



地跳下了马车，一个踉跄，扑倒了却又以极快的速度爬了起来，跑到大门前拼命地拍打那扇朱红色的大门，一边拍打一边大喊：“小姐，小姐，小姐救命啊！小姐，小姐……”困兽般无助的嘶吼声刺破了夜的宁静。太子府内一阵脚步声响起，门吱呀一声被打开一条小缝，一道矫健的人影窜了出来，手里举着明黄宫灯，在花肃面前站定。

“放肆，你是什么人？夜闯太子府是死罪，你知道吗？”两鬓斑白的看门人一脸的不悦，深夜被扰，连衣服都没有穿戴整齐便跑了出来，脾气自然不可能好到哪儿去。

花肃几步上前，一把抓住那人的手，也不顾他的挣扎，心急如焚地说道：“带我去见太子妃，快点，我要见太子妃！”

“你是什么人，太子妃是你说见就见的吗？你夜闯太子府，这是犯了死罪，快放了我，我还可以给你一条生路！”看门人吃痛，老脸皱成一团，却还是眼尖地发现了眼前的少年甲冑在身，而且胸前的盔甲刻着一抹小小的火焰，妖异的蓝色在灯光下散发着令人胆寒的气息。看门人一阵激灵，颤声问道，“你是花家的家将？”

“是！”花肃干脆扯开蓑衣，露出里面银白盔甲。明黄玉带！妖蓝色火焰！这是花家独特的标志啊！看门人尚未反应过来，便被人一把揪住了衣领，花肃语气暴躁地吼道，“快带我去见太子妃！再敢耽误，我要你狗命！”

“是，是……是……”看门人惊恐万分，连忙挣脱开来，颤抖着答道：“将军息怒，息怒，容奴才前去通报一声！将军稍等！”说完片刻不敢停留地奔进了太子府。

花肃心急如焚，不久后便见到看门人领着一群人举着宫灯急忙迎了出来。

“奴才殷吉祥参见将军，将军大驾，奴才有失远迎，奴才该死！”率先冲出来下跪参拜的是太子府的总管，原本的内务府主管。太子大婚，国君便将他赐给太子，负责打理太子府的一切事务。

此时的殷吉祥满头大汗，明明是寒冷的雪夜，却忍不住出了一身汗。

明黄玉带，妖蓝色火焰……是花家的标志，是这世上最可怕的力量。

即使是尊贵的司空皇室，见到戴着这样标志的人也要退让三分。

“我要见太子妃，快带我去见太子妃！”花肃不耐烦地怒吼，透出难掩的焦虑。

“奴才遵命，奴才这就带路！”

一路急行，绕过了迂回的走廊，终于来到了太子妃居住的聆音小筑。殷吉祥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门，低声唤道：“碧云姑姑，碧云姑姑……”

聆音小筑内亮起了灯火，被唤作“碧云姑姑”的女子执着一盏灯从殿内打开了门，缓缓走了出来，穿戴整齐，姣好的脸上还带着精致的宫妆，显然是还没有睡下。“什么事？”碧云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压低了声音问道。

“姑姑，花家来人了，要见太子妃。”殷吉祥恭敬地说道。碧云是太子妃身边的老人，自挽月阁起便一直服侍太子妃。这么多年来，太子妃身边的宫人接连不断地替换，只有她，一直留了下来。

碧云闻言这才惊觉殷吉祥身后还有一人，举高了手里的灯照在那人脸上。

花肃不适地眯了眯眼，黝黑的脸上流露出难掩的激动：“姑姑，我是花肃，花肃啊！”

“花肃！”碧云惊叫出声，仔细地看了看眼前风尘仆仆的男子，喜极而泣，“花肃，当年你离开时还是个孩子，一转眼就长这么大了。姑姑都快认不出来了！”

“姑姑，先别说这么多，我要见小姐，我有急事！”大冷的天，花肃却急得满头大汗，即便是朦胧的灯火依然可以看清他额上那豆粒般大小的汗珠子。

碧云先是一愣，随即反应过来，对着花肃说道：“你等等，我进去禀报一声。”

“姑姑快点。”花肃忍不住催促道。

碧云回头不解地看了一眼心急如焚的花肃，心中疑惑，却还是加快了脚步。“小姐，您歇下了吗？小姐。”

“碧云，进来吧。”一道清脆的女声响起，让人耳目一新。



碧云轻手轻脚地走了进去，点上灯，细心地挽起罗帐，扶床上的人儿起来，轻声问道：“小姐，您好些了吗？”伸手去摸她的额，触及她的额头却被那惊人的温度吓了一跳，“小姐，晌午不是退烧了吗？怎么还这么烫？”

“没事，老毛病了，天暖些自然就好了。”秀发被撩到身后，一张惊为天人的脸露了出来，肌若凝脂，明眸皓齿，眉目间顾盼流连，下巴精致小巧，一张脸绝世倾城，惊为天人，只是那脸色略略苍白了些，别有一番西子捧心的韵味。

“小姐，花家来人了，是花肃，他有要事要见小姐。”

床上的人明显地一颤，脸色煞白，连忙起身，一边整理自己的衣襟一边说道：“快，快让他进来。”

“是。”碧云递过一件雪白的貂裘，转身连忙出去传唤花肃。

“小姐，小姐……”一阵沉重的步伐声传来，花肃也顾不得什么主仆之别了，直接闯入内室，在花倾城面前笔直地跪下，声音哽咽。

花倾城心中一紧，下意识地抓了抓裙角，遂又松开，精致的脸上没有一丝情绪：“花肃，起来说话。”

花肃仍然跪着不肯起来，只是胡乱地擦了擦满脸的泪水，颤抖着说道：“小姐，前线战事胶着，少将军重伤未愈又连番上阵，日前不慎中了敌人的冷箭。箭上涂有剧毒，少将军被抬回营里的时候已经不大好了，如今已昏迷了数日。前线群龙无首，军心大乱。”

花倾城脸色煞白，不自禁地向后一靠，险些站立不住。碧云在一旁眼明手快地扶住了她，慢慢扶着她坐落到床上，担忧地看着她苍白的脸：“小姐，你没事吧。”

倾城心中一阵阵揪疼，颤抖着问：“花肃，是谁让你到太子府来的？”

“是少将军，少将军想见小姐，他在昏迷中仍不停地唤着小姐的名字……”花肃着急地起身，原地不停地踱步，“小姐，你随我去一趟屏东吧！”

花倾城瞬间便从惊慌中缓过神来，目光敏锐地看向花肃，精致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。

“小姐，少将军快不行了，小姐，您就去一趟屏东，去看看少将军吧！”花肃忍不住催促道。

“花肃，你和我说实话，少将军是不是来锦陵了？”

花肃一滞，脸上青红交杂，半晌后惶恐地跪下：“小姐，属下该死，不该欺瞒小姐……”

“少将军真的来了？”花倾城单手按着心口，极力地想压制住内心的狂跳，不敢相信地问道。

花肃匍匐着不敢抬头，答道：“少将军就在门外的马车里，从屏东到锦陵，他一路都是昏昏沉沉的，可他嘴里始终喊着小姐的名字……”

“无双……”花倾城的声​​音低得让人听不真切，双目盈泪，眸底却有着深深的计量。

“小姐……”花肃刚欲上前再说些什么便被碧云拉住了。碧云示意他安静下来，不要打扰倾城的思绪。两人无言地望着花倾城，期盼她及时地拿个主意出来。

花倾城细细地思量着目前的形势，额上渗出密密的汗珠子，眼底慌乱不已。

“碧云，带花肃出去，从侧门绕入，我在偏院等你们。”花倾城思虑了片刻，垂眸，平静地说道。

“是。”碧云立马会意过来，拉起地上尚未反应过来的花肃，制止住他刚要出口的话，服从地退下。

碧云、花肃退下后，花倾城再也控制不住地频频咳嗽，纤细的手指本能地捂住苍白的唇，一股温热的触感从手心里传来，摊开手，掌心一片通红。花倾城惨然一笑，熟稔地翻开床褥，掏出丝帕，擦去手中的鲜血，然后将丝帕叠好，重新放入床褥里。床褥下十数条染着干枯血迹的丝帕赫然映入眼帘。花倾城轻叹一声，面无表情地将床铺好，起身，裹紧了貂绒，若有似无地说了声：“娘，这个冬天可真冷……”

花倾城转出门口，对着守夜的宫人吩咐道：“本宫要沐浴，去将琼华池填满热水。吩咐厨房准备齐宝斋。院子里有虫鸣，扰得本宫无法入眠。全部人手都调到这儿来，给本宫除了那些烦人的虫子。”



“奴婢（才）遵命。”

花倾城说完，迈着轻柔的步伐走进了寒夜的冷风中。

“主母，主母，让奴才跟着您吧！奴才给您掌灯。”殷吉祥一直都没有走，此时从半路冲了出来，献媚似的说道。

“殷吉祥，你该知道，本宫是太子府的主母。”

“奴才知道，奴才知道。”

“既然知道，为何不按照本宫的吩咐去做？难道本宫使唤不动你吗，总管大人？”

“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这就去做，这就去……”

殷吉祥碰了一鼻子灰，连滚带爬地让开了路，让花倾城离去，刚起身便听见满园的宫人议论纷纷。

“主母这是怎么了，大半夜的要沐浴？琼华池的水至少要三个时辰才能烧热呢！”

琼华池，是太子为太子妃耗费巨资凿造的人工温泉。

“也是，从来没有半夜要吃东西的，而且还是齐宝斋。齐宝斋啊！厨子上哪儿去找齐那些东西！”

齐宝斋，顾名思义，就是聚集天下名贵珍稀菜肴取其精华汇聚而成的绝世美味。

“这么冷的天，哪还有虫子？”

入冬以来，连续的暴风雪，就连深山密林也少有动物出入的痕迹。太子府里别说虫子了，就连看门的藏獒都冻死了好几只。

“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还不赶快干活去，在主子背后嚼舌根，你们都不想活了？”殷吉祥沉着脸，阴森森地看着众人。

“是……”一瞬间，众人散去，各归各位。

殷吉祥担忧地站在原地，忍不住回望花倾城离去的方向。

花倾城避开众人，独自来到偏院，刚刚站定，便听见一声极低的呼唤。

“小姐。”

“碧云，我在这。”花倾城闻声从亭子后转了出来，手里举着一把小

巧的宫灯。

碧云四下张望了会，对着自己身后说道：“花肃，把少将军扶出来吧！”

花倾城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，瞪大了眼，咬紧下唇，连动都不敢动一下，生怕错过了什么。

风很大，刺骨的寒冷，月色却奇异般的皎洁。手里的灯在一瞬间被风吹灭，却丝毫不影响眼前的光亮。月色，映照着重大地。

“倾城……”

熟悉的声音，铭心刻骨的身影。

那一抹瘦弱的身影出现时，那一声低迷的轻唤，花倾城再也控制不住地泪流满面。

“无双，无双……无双啊……”12年了，12年了，12年来，期盼着见他一面，期盼着和他说一句话，哪怕是一个字，一个字也好啊！

对面被搀扶着的女子微微抬了抬头，一张与花倾城有着七八分相似的脸庞出现在月色下，令人眼前一亮。那光彩，竟生生地胜过夜空中那一轮皎洁的明月。只是那本该红润的唇此时一片黑紫色，本该明媚的眸此刻却没有半点神采。

“无双，无双……”花倾城颤抖着手，哆嗦着向前，轻轻地抚上花无双的脸庞，心疼得无法言语，泪，大滴大滴地掉落。

被抚摸的人儿似乎很享受这样的待遇，只是目光在触及雪地上被泪水砸出来的坑坑洼洼的小洞时，眉头深深地拧成一团。他挣开碧云搀扶着的手，伸出手，却发现自己五根手指每个手指甲都黑得发紫，手在半空中又垂了下来，勉强扯出一丝笑容，低声道：“倾城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我没事的……”

“无双，无双……”花倾城再也忍不住，上前用力拥住花无双，将自己的脸紧紧地依偎在他宽阔的肩膀上，断断续续地哭泣着：“你这是怎么了，怎么了？无双，无双，不要吓我……”

“没事，倾城，我只是……来带你回去。”

低迷的语音刚落，花倾城便觉得脑海里一阵晕眩，眼皮怎么也睁不



开，惊厥，然后跌落，彻底失去意识。

“少将军，刚才，小姐，刚才是说了什么吗？”花肃不安地上前，不忍心地看着昏迷过去的花倾城。

在她倒下之前，无双早就眼疾手快地接住了她下落的身体，此时，已经将她紧紧地拥在怀里。花无双此时的心思已经全部放在怀中的儿儿身上，伸出手，轻轻地抚平她眉眼间的褶皱，低声轻叹：“她说，无双，这雪夜，好冷……”

无双眼神有些迷离，似乎看到了什么，多年以前，故事是这样开始的……

第二章 逃 亡

“快，快点……”

天边惊雷轰鸣，街道上行人稀少，一辆破旧的马车在雨中飞快地奔跑，逃亡似的一直向前。

“娘……”9岁的女孩不安地蜷缩在母亲怀里，双手紧紧地抱住了母亲的腰，不住地颤抖着。

沈明月安慰般抚摸着小女孩乌黑秀丽的头发，一边拉过身边的另一个孩子，温柔地笑了笑：“倾城不怕，无双不怕，我们很快便到家了，你们的父帅会派人来接我们的，不怕啊！”

小男孩轻轻地挣脱母亲的怀抱，抬头时那绝世的容颜令人眼前一亮，肤色白皙，鼻梁高挺，双目水灵珠般动人，薄唇红润……一眼看去，竟是分不出男女。花无双自母亲怀里拉过颤抖的倾城，那女孩竟有着一张与无双一模一样的脸，只是眉目间少了些许戾气，眼神柔和。倾城不安地看着无双，不敢言语。

“倾城，不怕。哥哥会保护你的，没事的。”

“哥哥……”花倾城柔柔地喊了一声，小手握住兄长的手，这才发现他的手寒冰似的凉，那样的冰冷，疼人心扉。

无双拍了拍倾城的肩，探出脑袋朝赶马车的人问了句：“青姨，这是到哪儿了？”

“少爷，已经出城了，前面不远便是凌河了。我们走水路，三日后可以到屏南了。”全身湿透的中年女子回头大声地说道，虽是极力提高了音量，可声音还是断断续续地湮没在狂风暴雨里。

无双朝马车内缩了回去，坐定后似乎思虑了片刻，便又再次探出脑袋对赶车的女子说道：“青姨，停车……”



“少爷，后面一直有人在追我们，停不得啊！”花青着急得回过头大声地吼道。

花无双并不理会花青的话，直接从马车内钻了出来，夺过花青手中的缰绳，用力一拉，搅乱了马车原本前进的方向。花青一惊，连忙驾驭马车停在了路边。

“公子！”花青惊呼，“公子，追兵紧逼，我们片刻都不能耽误啊！”

无双并不去理会她，径自跳下马，四处观望起来。

花倾城自马车内探出脑袋，依赖般地看着自己的哥哥，转过头对正要出言训斥的母亲说道：“娘，无双是在看我们要如何渡过眼前的难关。由水路去屏南是最近的也是最危险的，无双是想另辟一条新路出来。”

“小姐，不走水路，我们要绕过半个大商才能到屏南啊！路途遥远，半月内我们是不可能跟将军会合的！”花青焦急地解释道。

倾城刚欲开口，便见无双走了回来。只见无双此时脸上已无半点无措，眼底甚至信心满满的。“哥哥，你想到办法了？”

沈明月也挑开车帘子，期待般看着自己自幼聪慧的长子。

“青姨，你驾着马车，到前面的村庄照着母亲、我、倾城的身形找齐三个人，重金相酬让他们与你一同走水路前往屏南。”无双淡漠地看了一眼花青，语气冰凉地说道，“花青，这是本公子的命令。”

“属下领命！”花青闻言脸色数变，膝盖本能地弯曲，笔直地跪下，拜服在雨中年仅9岁的少年脚下，甚至不敢再去看一眼他脸上阴沉的神色。

“无双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”沈明月着急地从马车上跳了下来，扶起跪在地上被雨水、泥污湿透的花青，责备般地瞥了眼无双，却被他眼底充斥着戾气惊得后退数步，不敢置信地看着孩子脸上冷漠冰凉的神色。他的眼底，甚至还有一丝讥讽、一丝不屑……

沈明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脑中突然忆起无双5岁时，将军说过的话：“此子生性暴戾，嗜血无情，若不能善加循训，必祸害苍生……”沈明月心中一紧，再看无双时眼底便多了几分戒备：“无双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”

“声东击西，唯有引开追兵，我们才有可能活着回到父帅身边。”无双面面无表情地说道。

沈明月恍悟般回头看了看无双，又看了看一脸惨白的花青，心痛地说道：“双儿，你这是要你青姨去送死啊！”

无双闻言讽刺地勾了勾唇角，漠然地说道：“她只是花家的家将，花家的奴仆，为主而死，是她的荣耀。”言罢，目光不再停留，似乎丝毫不在意他人的生死。

“她是你的姨娘！是母亲情同手足的姐妹，她还是教你武艺骑射的启蒙恩师！”沈明月气得发抖，手指颤抖地指着无双，薄唇无色，“无双，你怎么狠得下心！他人的性命便不是性命吗！你要青儿再去找与我们身形相仿的三人，可你想过他们的安危吗？”

“所以我说重金相酬……”

“谁告诉你金钱可以抵命的？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”沈明月痛心地说道，声音大得连面无表情的无双也一脸难掩的讶异。沈明月一贯温婉，在子女面前更是温柔慈爱，从不曾如此大声说过话。

“夫人……”花青眼底有泪，动容地拉了拉震怒的沈明月，哽咽着说不出话来。

无双寒冰似的脸上泛起一丝凉薄的浅笑，冷冷道：“弃车保帅，自古便有，如今我只不过是套用前人的方法自保罢了。”

“无双，大丈夫自当顶天立地，怎能为自保而害了无辜人的性命呢！”

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！”无双骤然提高嗓音。天边惊雷乍现，惊得沈明月、花青连连后退，震惊地看着满身戾气的无双在暴雨中迸发出慑人的寒意。

沈明月惊恐地捂住自己的嘴，瞪大了眼看着无双站在电闪雷鸣的天空下脸色冷漠地看着自己。他的眼神，就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，一个毫不相干的人……可他明明是自己怀胎十月辛苦生养的嫡子啊！无双平日里是冷漠了些，可从不曾这般……这般叫人恐惧……

“无双……”柔柔的声音响起，花倾城自背后抱住了无双，精致的小脸用力地贴着无双的背，在他后背来回地磨蹭，双手在他胸前扣得紧



紧的。

无双脸上一滞，那股疹人的寒意逐渐退去，回眸时已是满眼温情：“倾城，哥哥在这儿，哥哥会保护你的，不要害怕，哥哥会永远保护你的……”无双的下颚抵着倾城的头顶，眼底是立誓般的坚定。

“哥哥，哥哥……”花倾城在他怀里安心地笑了笑，慢慢地退出他的怀抱，走到尚未反应过来的母亲面前，微笑着说道，“娘，哥哥是说，青姨上了渡船后便可寻机逃脱。青姨不是识得水性吗？青姨再到村里寻三个会水的，到了江边买下一条船，自己撑渡，约莫到了江边的人看不到的地界就弃船，从江里游回来。只要不是太远，那两个像我这般大的孩子也可以游回来的。只要江边有人能证实有两名妇女、两名孩童乘船离去，他们便会追上去的。”

沈明月眼底一松，还来不及言语便被花青拉住了双手。

花青双膝下跪，抬眸目光诚恳地望着沈明月，深情地说道：“夫人，奴婢一生有幸常伴夫人左右，承蒙夫人不嫌弃，以姐妹相待，花青一生无怨。夫人，您就让奴婢去吧！少爷的方法是对的。只有这样，夫人和少爷，还有小姐，才能平安回到大将军身边！”

“青儿……”沈明月落泪，哽咽着不能言语。

无双转身专注地盯着后方看了许久，再回头时语气急促地说道：“花青，快走，没时间了！他们很快就追上来了！”

花青闻言连忙起身，刚欲迈步便被沈明月拉住了衣袖。沈明月仍是不忍：“不行，我不能让你拿命去换我们的生机，一定还有其他办法的！”

“她再不走便没有时间去寻人了，若不能再寻三人混淆敌人的视听，她做的一切就没有意义！”无双语气凌厉地吼道，“花青，走啊！快走！”

“是！夫人，保重！”花青不再犹疑，直接掰开沈明月的双手，撇下他们跳上马车，狠狠地抽了一下马背，策马离去。

“青儿……”身后传来沈明月的痛呼，夹杂着雨点，重重地砸在花青心中。花青不再年轻的脸上突然泛起一丝少女般含情的微笑，似乎低低地述说着什么，却被暴雨无情地湮没了。

“倾城，过来。”无双完全无视自己母亲的悲痛，甚至还把正要上前